文章辨體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一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雜著

詰鳳　唐陳黯

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旣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與古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喩惡德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顚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禍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晞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在亂而不

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雄慕仲尼之教以著書立言爲事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又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鞭賈　　柳子厚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

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乎

跛奚移文

宋黃魯直

凡人物生世靡不有用在用之盡其所能爾山谷

跛奚文蓋以風切當世司用人之柄者云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廼得跛奚蹣跚離跣不利走趨額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蹟了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廢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履坐而脫之大小俱廢子如通之則聾者之耳聵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積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

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蹇來前吾為若語之汝能與壯士校距乎能與群狙賦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illegible]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闔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語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料簡蔬茹留精黜摘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麪溲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麋勿投醯虀臼晚用葱蒜涤不欲集旋俎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烓水沃沸鬥斟酌鄰耗生熟必告姨媼臨食爬垢捺髮染指舐杓啜胾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擦潔寢匙覆椀陶瓦緣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牡牝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激濡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為黃紅螺蚜光接藍斲草茅鬼崇皂漿腴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宅使令牛羊下來與雞棲桀撐拒門關開護草竊欽飯猫犬烟塞

鼠窃几烏攫肉猫鼴毁犬舐鎗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三眠升簇自累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紝麻縢葛萑葦絺綌錫疎手作無有停時綛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搵柰扇凉簃冰薰艾出蚊求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宮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吭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擱凍無事倚牆鞭猴呵作堂上吗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鈌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旣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責沈貽知默姪　　陳了翁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齊然則氣質一定不能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

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瞬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門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愼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稽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曾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爲事而稽古者可不鑑哉予元豐乙丑爲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初兄子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

複通問于之內訟改過頼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繆矛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爲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問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榦豈一朝一夕之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作責況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勝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

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駟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兹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工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兹講磨融融意意眞聰廓開如原之方駃望洋瀰瀰老成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子之耻勿謂此耳充之則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正紀

洪武胡仲伸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為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為國人紀

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於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於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簒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與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大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於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南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粤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

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殺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循竊人之鍾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

吐蕃回紇南詔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驁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處漢南之遺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文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滅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爲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雖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

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爽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二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弘

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豈能勝哉大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絕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大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大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近田野海濵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夫之責伊尹傅說大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縉紳游談之士孟軻

氏之於齊湣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為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脩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受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為天下士也磬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

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螾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鯿鮒之肉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

則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能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奉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鄉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特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

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庭無惡人矣於是爲臯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予必得而見之矣

愼習

天下之埶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愉人懷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埶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二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與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下者是

之列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封建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討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聽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今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

故雜伯以為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務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為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為之。為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為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

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祀此俗以事詩書王通氏目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若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忠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

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埶必胥溺而已耳故余采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鄉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壽天下大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雎雎盱

財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盡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蚑息蠉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蟄毛血食飲雖鷙擊獮搏之屬不畀也而不以爲朦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遯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

久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王德著於五帝法備於
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因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
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
治異宜其變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
而王書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
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
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
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
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
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
後异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
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
之在天下有皋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

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撫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爲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

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漓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漓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伯伯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騖其私智異說椅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淸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

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于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告之曰予弟予姪予子予孫感聽予訓昔漢相鄭侯置田宅必在窮鄉作室不對垣墉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爾攸聞亦爾攸師嗚呼惟爾攸師豈惟鄭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剪土階土鉶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庶人柰何弗儉思大儉若車之柅若馬之勒車以柅止馬以勒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凶今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愆尚胥夙夜慎哉嗚呼先祖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毋且颺之厥惟舊矣今予曷又若茲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爲義聚越五世迺克繇大競又五世迺底于今今予與汝攸居攸

用厥室廬暨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遺無有刻鏤無有淫巧斯其咸見之不惟遺我後嗣者若茲我聞先祖之自奉至于裳衣至于飲食廼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無耳目口鼻之欲亦惟不敢不于儉德是尚是若是庸是廸以制厥心以慎厥身惟若茲故在我後嗣賴之式克有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予其可不創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爾尚永念之升降在茲則其無滅義無肆欲無怙侈無耽樂允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爲與其過乎奢寧過于儉去厥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未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廼克協于先祖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彥周還師儉堂無靦面目惟爾後人廼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汝敢不恭穉拜趨出仲德廼屬眉山蘇伯衡書諸冊具訓于子孫

文統　　朱伯賢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圖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辨若左氏之誇莊周多誕荀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圖經異闡其道相如楊雄大昌厥辭然皆有志于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群哲之大成紬一家言識諸簡編爲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爲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規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爲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邦

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焉虖文豈易言哉餘姚景德輝氏明經稽史有志於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欲求其宗緒作文統以復之嘗有知言者証焉

史繫

古者伏羲氏作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書史唐虞置史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夏終古商高勢皆太史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皆掌史事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吾夫子因魯史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始加筆削垂鑒將來漢司馬遷父子頗紬金匱石室之藏兼采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自五帝訖漢武爲本記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其文雄深多竒卓然爲史氏宗百代史官不能易其法後

漢班固續父彪作西漢書起高帝終孝平凡二百一十年爲本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無世家而有外戚傳自武帝以前頗本於遷其文雅馴後人亦以爲法宋范曄作後漢書起光武凡九紀別爲皇后紀二傳則增立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篇但文氣萎下紀述膚陋不免識者之議東晉陳壽集三國舊史撰三國志以魏接漢統屬吳爲傳則大失春秋古矣習鑿齒嘗著晉漢春秋起光武至晉文平蜀乃爲漢亡惜其書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未善乃敕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更加纂脩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又命李淳風敬播等十三人分掌著述頗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淳風爲之當時作者有江左餘風文多駢儷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齊沈約撰宋書梁蕭子顯撰齊書貞觀姚思廉受詔續父察撰梁陳書魏徵裁

其總論北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北周書顏師古孔穎達魏徵撰隋書房玄齡總之六朝以來天下參隔互相牴牾唐李延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朱盡陳又撰北史起魏盡隋共一百八十篇今行于世司馬公謂延壽書亦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可以亞之五代晉劉昫嘗撰唐史今謂之舊唐書宋仁宗詔歐陽脩宋祁刪修記志表歐陽主之列傳宋祁主之凡十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羲叟方鎮百官則梅堯臣禮儀兵志則王景彝故其成書不無差異古之修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相繼論撰積數十年然後書成是以通知本末事實貫穿不相牴牾其他則未能免也唯五代史宋仁宗以盧多遜所修失實命歐陽修復加刪述爲本紀五改后妃爲家人傳五臣傳五又別立死節死事一行義兒伶官宦者雜傳七考三世家十一四

東附錄三其立例皆寓褒貶爲法甚精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蹟稍增議者以爲功不下馬遷而筆力馳騁反無駁雜之病紀例精密則不及耳公亦自謂伶官傳豈下於滑稽哉誠無憾矣宋鄭樵博雅多聞留心史學謂班固不能繼述父志以續馬遷斷漢爲書無復因承古人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於是總十七史作通志刪其繁文去其重複存華取實自成一家學者便之此史家之大畧也若宋司馬光通鑑朱熹綱目則又資治道存鑒戒之書然紀載事實則全史不可廢也予嘗纂輯馬班歐陽論贊爲三史鉤玄又頗欲知諸史書大要姑稽所聞作史概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二

海虞後學 吳訥 編集

箴

周虞人箴 左傳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人司原敢告僕夫

太僕箴 漢楊子雲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竊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斯僕夫執轡戢辟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懲昔有浞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溺於齊詩好牡馬牧於駉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厩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厩多肥

馬而野有𨜺茅僕臣司馭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天一作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蠲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劓無云何害是剔是剖一作剔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于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秦宣亂序齊桓不衛而忘其宗緒罔譏戎女魯僖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觳曆自厥初實施厥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蠃惟都作樞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遐近貳籠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敕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罄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萃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除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堯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琁臺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

我胄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志其國戕作

臣司匠敢告執猷

大理箴

邈矣皐陶翊唐作士設爲犴狴九州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

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抃熈乂帝載旁施作明

昔在仲尼哀矜聖人于牢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勲亮孝文

于公哀寃定國廣門敻矣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

賞以崇欲刑以肆忿評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作淫刑湯誓其

軍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如害禍不及身嗟兹大理慎于爾

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避害或有孝而見殘吴

沉子胥殷剖比干與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志以速以殛天

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傚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

獄

諫大夫箴

於昭上帝迪並既哲匪于水鑒惟人是察虞有誦訓出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道人各有攸訊敢以不分昔在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于天逢于周厲慢德不蠲煦煦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厥類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潺湲潺湲尚塞言壅爲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諫臣司議敢告有翼

女史箴

晉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

聾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剛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由廢積替君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大寶箴

唐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

享也。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
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
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
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
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
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

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鑑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扆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

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喚
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
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
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
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德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
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
楊阜慨然亦識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

翟裘既焚簡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鶩沉湎羣臣浮鐘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爲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知孝㮣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覬覦獻飧斯可戒懼

五箴并序　韓退之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

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特既飭不姑[illegible][illegible]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僻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譁譁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彰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視聽言動四箴有序

宋程伊川

顔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作四箴以自警云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之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禮則裕從欲惟危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敬齋箴

草廬曰箴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于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靈臺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閴窈然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

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曒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凛凛乎瘝恫

廉仁公勤四箴　王實之

律己以廉　以下四箴皆真西山命名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汚為終身之玷欽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䭾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凛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古者於民饑溺由己心誠求之如保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醲啗肥出行敲朴曾痛瘝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

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

存心以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不平於秉均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私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姦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涖事以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仕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言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

夙興夜寐箴　　南塘陳茂卿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旣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策對越聖賢

夫子在坐顏曾[illegible]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辯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乎為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叄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性情日昏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銘

周武王諸銘　出大戴禮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在爾所代　右席銘

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　右机銘

見爾前慮爾後　右鑑銘

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右盥盤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右楹銘

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乎富貴

右杖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言至夜滅火解帶以復當恭慎也

右帶銘

慎之勞勞則富

右履銘

戒之憍憍則逃

右觴豆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弗能為謀也

右戶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右牖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右劍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右弓銘

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

右矛銘

鼎銘　宋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饘於是鬻於是以糊其口

鼎銘　衛孔悝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井銘　漢李尤

井之所向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小車銘

圓蓋象天方軫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

漏刻銘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稽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在詩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累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俠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震神威佑洪濡是乘漢軍敗歇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勒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

於皇舊宇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封燕然山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車騎將軍洪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位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座右銘　崔子玉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劍閣銘　晉張孟陽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述既滅劉禪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瘞硯銘　唐韓退之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與瓦礫異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脇守帥南鈞

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竹嶺嘯呼成群皇帝
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
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師御史中丞柳公綰練立將校提卒五
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
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嘗有攸訴
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
毋弟生塉繼來于潭咸至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
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
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
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泣若寒去裘昔公不夸
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
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遹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
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

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嶠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
王師來誅斯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
皇仁天施我及其性我釜四闢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
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蠶賊由公而仁
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
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古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
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究之丹有扉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
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尉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柳州之人各以罌甒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
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惹訛言終不能就
元和十二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

人以濯其上堅埴其利悠久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甃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嘻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醜狡佞訐慢身之八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堦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几銘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

石遷几而呼則仁賢斯遯斯侵來廷嗚呼賢旣遯身即孤

擊蛇笏銘

石守道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邪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恠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靈也祥符某年寧州天慶觀眞武像下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两至於其庭朝焉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邪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

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
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
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
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
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
徙潮士風振佞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
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
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遠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
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
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
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仕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
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物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斯物不折正道未亡斯物不滅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槃水銘　　司馬君實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則傾
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司馬公布衾銘　　范堯夫

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
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
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
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
之陋其可忽諸

徐州蓮花漏銘　　蘇子瞻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

迸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

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待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銘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遺硯銘

黃樓銘有序

陳無己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蕩薄兩隅西入通洫南懷木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懷成兵因弊應卒外爲長提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爲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響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

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詔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同力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又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幷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修明法度恊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遠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沉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

郡縣祗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謨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守臣拜手荅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黄樓以臨泗上述脩故當賡臣無佞原始念祭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家藏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講座銘

朱晦庵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爲吏同安兼領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曰師道絶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饋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乎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衆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雖欲適之安得而適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茅齋銘　　魏華父

茅之爲物可植可茜可藉可罔可包可束堅剛潔白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直分社農綯乘屋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於泰象陽於詩比玉亷隅之分者工所錄迨其流弊文題刻桷去潔尚華損剛從欲趙君之居潤泉之目草泉之詩古義是篤揭名知訓我銘維告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二